



吾兒孽子

文／蕭福松 圖／編輯部

很喜歡小孩，喜歡小孩的天真無邪、快樂活潑，堅信小孩是上天賜給每位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。

44歲時，老婆生了寶貝兒子，我喜出望外。她說懷孕生小孩很辛苦，自嘲是「高齡產婦」，我忙巴結地附和：「是啊！是啊！妳是高齡產婦，我是高齡產夫。」被她賞了個大白眼。

中年得子是人生一大樂事，照老一輩的說法「捧斗有人」，對列祖列宗也算有

了交代，老婆當然是居功厥偉。由於在地方小有名氣，媒體爭相報導我生兒子的新聞，大多是「弄璋之喜」、「喜獲麟兒」，有幾報則是「老蚌生珠」、「老來得子」，害我忙找鏡子瞧瞧，真有那麼老嗎？

寶貝兒子在他媽媽肚子裡的時候，就顯露調皮的一面，常看他隔著肚皮從左滾到右，再從右滾回左，好像在表演翻滾特技，小拳頭還清晰可見，有時真擔心他會不會撐破肚皮蹦出來。

懷孕八、九個月的時候，醫生提醒老婆要減少食量，因為胎兒似乎長得很快，老婆醫囑不敢多吃。但不曉得是兒子貪吃，營養吸收太好，還是其他原因，越接近預產期，竟越長越大，最後沒辦法，只好剖腹產了。體重竟達 4,200 公克，是醫院同梯次出生的嬰兒群裡面最大隻的，很多人爭相參觀呢！

手長腳長是必然的，因為老婆身高比我「略高」幾公分，但連頭也大，頭圍 52 公分，這下可好玩了。買合身的衣服，頭塞不下，買頭塞得下的衣服，肩膀又露出來，女兒見狀常笑說：「弟弟好性感喔！穿露肩裝。」其實是頭太大啊！

大概頭大又重的關係，每次看他翻身起床，都是屁股朝上翹高高的，然後利用腰力帶動起他的大頭，總要費番勁，躺下則很快，頭一仰，人也栽了。好友每次看到他，遠遠就喊：「大頭。」然後接著唱：「大頭大頭，下雨不愁，人家有傘，我有大頭。」

大頭症維持了一、兩年，到了三、四歲時，頭型慢慢正常，但也開始作怪了，他好玩好動又好笑，笑起來幾乎是恣意豪放、肆無忌憚。一晚約九點左右，兩個警察上門說：「有人檢舉你家小孩笑太大聲了。」嚇！還真不是普通的誇張。

下班後，常帶孩子到體育場運動，

我慢跑姐弟倆在遊戲區玩耍。我遠在 2 百公尺外的另一端，竟還聽得到他狂肆的笑聲，那時真想幫他改名叫「蕭〈鬻〉張」。

上了托兒所，腦筋漸開竅，也開始會耍心機。一天放學回到家，老婆正在煮菜，小鬼頭一進到廚房，開口問：「媽媽，妳會熱嗎？」老婆回：「不會啊！」

「可是我感覺很熱耶！」、「熱就喝開水吧！」老婆隨手便倒了杯開水給他，他喝了，又說：「媽媽，我還是熱。」老婆再倒一杯。他面有難色說：「媽媽，開水沒味道。」老婆問：「那你想怎樣？」只見他指著冰箱說：「我可以喝運動飲料嗎？」要喝又怕被拒絕，拐彎抹角還真會耍心機。





上了托兒所大班，他開始學做家事，負責清理垃圾、等垃圾車倒垃圾，有時也幫忙洗碗，每月工資 30 元，他很認命也很認真地做。上了小三，有一天，問老婆：「媽媽，我可以加薪嗎？」老婆倒很爽快：「可以啊！50 元。」他高興的手舞足蹈，直喊：「耶！耶！我加薪了，我加薪了。」令人發噱。

他生肖屬豬，不脫豬好吃能吃的本性，嘴巴又特別甜。如果他想吃館子，就會對他媽媽說：「媽媽，您不要太辛苦，我們到外面吃就好。」如果他想要在家裡吃，又會諂媚說：「媽媽，妳煮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，我最喜歡吃媽媽煮的菜。」萬一那

一餐，沒有他中意想吃的，便會像鴛鴦一樣，把頭埋進沙發，悶聲喊：「都煮你們愛吃的，乾脆餓死我好了。」讓人好氣又好笑。

他跟他姊姊相差 5 歲，不知是上輩子仇人今世再相逢，還是天生頑皮，每次他姊姊在客廳專心寫作業，他經過時，不是拉一下她的頭髮，就是扯一下她的衣服，氣得他姊姊哇哇叫，少不了討一頓打。

他還小，體型和姊姊自然有差距，武鬥沒勝算，便在嘴皮上逞強，竟跟他姊姊取了三個綽號：1.「大粒蝸牛」一意識姊姊體型巨大又動作緩慢；2.「煙硝女」一暗示姊姊抽菸，身上有煙味（分明就是栽



賊) 3.「硬頭姊」一說姊姊頭殼很硬，很難溝通。果然狗嘴吐不出象牙，難怪常常討打。

這小鬼佛心來著，有一天也好心幫我取了個別號，叫「打虎英雄」，聽起來蠻威武的。不過，不是「水滸傳」裡「三碗不過崗」的武松，而是拿蒼蠅拍專打壁虎的在下一福松。

小二有次逛百貨公司，他自己挑了個小錢包，把做家事工資及需用錢，全塞進他的小錢包裡，有事沒事就拿出來數數，得意的說他有多少存款了。一回我急著付人款項，身上沒小鈔，老婆也沒零錢，便找他借錢，這時我才領教到什麼叫做「錢打 18 個結」。

小鬼面有難色地說：「這是我辛苦存的耶！」我說：「爸知道，回頭就還你。」、「可是借給你，我包包就沒有錢了。」、「不會啦！爸還給你，錢又回去啦！」為了取信他，我說：「這樣好了，先借爸週轉，利息給你一百元如何？」這可是豐厚的高利貸耶！只見他還是苦著一張臉：「好是好，可是我實在捨不得。」一典型的「小氣財神」。不過，等他上了四年級，常獲獎拿圖書禮券，倒很慷慨送我幾張，然後父子倆一起去逛書店買書買文具。

我和兒子感情很好，他也的確很乖，



但大概承襲我愛搞怪的遺傳，三不五時也會出奇不意地讓我出糗。友人看我常和兒子鬥嘴嬉鬧，好奇問：「你怎麼教養小孩？」我隨口答：「該罵就罵，該修理就修理。」

兒子一聽到「修理」這個敏感字眼，脫口說：「爸爸有暴力傾向，我常被家暴。」友人不可思議地看著我：「真的？」我還來不及反應，兒子又喊說：「假的啦！」然後，一溜煙跑掉。

我叫：「孽子，回來。」他頭也不回，竟回了句：「孽父，不要。」